

慢时光

青年不忘“青年节”

□张叶

伴随“五一”劳动节的到来,“五四”青年节也接踵而至。对于这个小长假,我们一家人心花怒放,各怀憧憬。和往年不同的是,这次假日安排提倡民主,不再走以往全家行动一致的路线。儿子提议:值此“青年节”,大家又都是“青年”,不妨开个家庭“青年会”,说说自己的假日计划。我们自然热烈响应。

为了避免说教的嫌疑,我和爱人商量好,这个“家庭青年会议”,让儿子主持。我们早已发现,自从他进入了高中后,“本我”意识正雄狮般觉醒,“青年”的思想正慢慢形成,该给他个更大的舞台让他表达自己。作为“主持”的他,可以对爸妈提意

见、建议,也可以谈谈自己作为“青年”的感想和梦想。

意气风发的小伙首先提出了一个要求:今年要趁着“五四”青年节,单独行动——和几个同学相约,第三次赴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。他说以前年纪小、对革命先辈奋斗的历史理解不够深刻,他想要了解更多中国革命与战争的历史,要“做个头脑清醒、居安思危的青年”。他把西柏坡之行安排在了5月1日。接下来的2号,他要和班长、体委一起乘坐高铁,去参观北京军事博物馆,为了预约到这个门票,他们已经做了半年的功课。军博是个严肃的所在,他们的目的是“回顾历史,

展望未来”,永远记住革命先烈走过的路,闯过的关,思考作为“后浪”肩上的担子……3号返回,写作业,晚上去影城观看朱亚文、欧豪等演员出演的《维和防暴队》。因为朱亚文在《建军大业》中演过周总理,在《我的娜塔莎》中演过机智勇敢的抗战战士,儿子是他忠实的粉丝。5月4号,写半天作业,下午要和同学们去打真人CS……真是满满当当,而且非常“青年”。

我给儿子开玩笑:“你怎么不给自己留点玩游戏或者刷小视频的时间?”他不屑地说:“用别人编造的东西,浪费自己的时间,我没那么傻!”我和爱人欣慰地

笑了。儿子从小就没有痴迷过手机,大概因为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对他童年的“有效陪伴”吧。

然后儿子给他爸提议:“您这个‘老青年’不能倚老卖老,得多参加体育锻炼,不然‘啤酒肚’已见雏形;烟最好戒掉。”转头又对我说:“希望老妈还是把头发留起来,扎个马尾,像我小时候那样随风飞扬,毕竟咱还在‘青年’队伍里混着呢!”老公立即反对:“还是算了吧,那样出门别人当她是我闺女!”

“我才是你们亲生的闺女!”哎呀,我们差点把二宝忘了,这个未来的“青年”,已经急得眼泪汪汪。

遥远山村 的木楼

□赵丽明

又是一年春草绿,遍地山花映山村。牡丹破萼樱桃熟,未许飞花减却春。在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里,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,勾起童年的记忆。更难记遥远山村的点点滴滴,尤其是家乡那生于斯长于斯的木楼。它不仅是我生命的发源地,更是我成长的摇篮。无论你走多远,它依然是挥之不去的牵挂和浓浓的乡愁,也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出生在龙胜族自治县三门镇这个叫大罗的山村。那里山清水秀,人杰地灵。都说,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的确,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人,经历过岁月洗礼,变得执着而坚韧,也为自己打开了通往理想之门储备能量。尤其难忘那个点着煤油灯挑灯夜读、批改作业的时光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基本是在村里度过的。在这个小山村,我完成了小学、初中的学习,高中毕业后又回到村里黑石岭屯当一名民办老师。后来,考入广西小学教师培训中心。毕业后又回到村完小教书。直到1991年,才离开家乡外出工作。因此,家乡的木楼给予我的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港湾,更是我走出大山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园。

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母亲告诉我,我家的木楼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。从与她的聊天中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,对我所居住的木楼的前世今生有了清晰的印象。它承载的是祖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一块砖建不成墙,一根木头建不成房。尤其是在那物质十分缺乏的年代,能拥有一座可以安身的木楼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
我们居住的木楼本身就是有历史故事的。那时,奶奶远嫁融安县城板榄乡麻江村枫木朝,生下伯伯、父亲后,因生活所迫,带着父亲回到滩底。1959年,由于我的爷爷当时不肯加入高级社,两头不靠边,便成了居无定所的人。每次来大滩底看奶奶时,因为赵有清太公的阻拦,因此都没法进屋,只能到村里的养猪场去看奶奶。之后,在融安死于非命,据说是因为饥饿去摘别人家的玉米时被人打死的。后因无法查证那些犯人命案的罪人,故此作罢。

父亲生于1939年7月27日。成年后,依然过着暂居的生活。1959年7月,父母成家时是借居在舅公赵彬家里的左厢房。成家后的父母,解决住房问题成为燃眉之急。那时节,赵有清生了两女一男,家境不错,成为滩底屯的首富及寨老。通过他的不懈努力,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,从此才得以安顿下来。

当时,对于年纪尚轻家境贫寒的父母来说,要新建一座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,只能考虑买座二手旧房,于是才有了木楼的今天。房屋原先建在滩塘面的半山坡上,五柱三间只有一层的地屋。最初的主人是赵文积,后来卖给赵有修。另有一座是赵有阶的。至此,两兄弟各有一座房子。大集体时,原来的房子整体搬迁至滩底屯。那时节,整个寨子的房子都是地屋。1960年,父母花600元从赵有修的妻子手上买了这座房子。买来时,房子盖的只有一行瓦,全部木皮、竹瓦。换了新梁之后,又四处去买瓦。上跃、其岭、黄皮冲等自然屯,只要有瓦卖的地方,父母都去过了。而要把一座房子的瓦挑回来并盖好,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,一家人才有了安身之地,我们三兄弟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。一个六口之家,从此有了栖身之地,开启了虽然贫困但却欢乐的生活。勤劳的父母在家门口种上了柿子、李子、梨子等果树,兄弟三人长大以后,每逢秋季都可以享受到果实带来的快乐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农村的人居环境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,掀起了旧房改造的热潮。寨子里几乎所有的地屋都升起了台楼。我们家台楼的柱子是从同罗槽外公的山场里弄来的,颇费些功夫。记得1980年冬天,升楼时,天正下着大雪。寨子里帮忙的人发扬邻里相帮的精神,冒着雪把房子竖起来,就读于桂林师范的大哥也专程赶了回来。由于当天寨子里八户人家同时升楼,帮忙都分散到各户去了,在我们家帮忙的基本是年轻人。在大家的努力之下,如时完成了升梁大吉。

现如今,木楼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扶持。滩底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,整个寨子的旧房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,修旧如新,重放异彩,人居环境提档升级,我家亦如此。楼底四周用水泥砖围砌起来,板面刨光,门口铺上了石板路,安上了太阳能路灯……

可以说,一座木楼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,浓缩的不仅仅是一家人的发展史,更是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。我们有理由坚信,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,滩底也和中国广大农村一样,必将续写更加美丽发展的新篇章。祝愿我家的木楼在大罗这个美丽而又神奇的地方,书写下新时代更加辉煌的明天。

随笔漫谈

不着急啊

□王碧君

一天早上,起迟了,连五分钟快手早餐,煎个手抓饼都来不及做,然后不停地催促着孩子快点洗漱,赶紧换鞋,飞速出门。

学校食堂将近十二点才能吃午饭,不吃早餐坐教室一上午会很饿,于是,在小区门口南边一家早餐店,把车子停在路边,百米冲刺般奔向早餐店,那么两步路,清晨有雾,视线也不好,差点与一辆急速而来的电动车撞上了。

吓一大跳,心有余悸,脚下却没停步,拉开早餐店的大门就朝里面喊,来个小笼

包,一杯豆浆,打包,麻烦快点,孩子上学要迟到了。

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精瘦的男人,动作麻利,快速帮我打包好了。我接过早餐,他边帮我拉开店门边说,慢一点,不着急啊!

我脚步顿了一下,突然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定在那里,不知怎的,着急慌乱的心瞬间就安定了下来,可能太久太久没有人跟我说,让我慢一点不着急了,每天为了自己的业绩孩子的成绩疲于奔命,冲冲

冲,卷卷卷,陀螺似的不停转呀转,仿佛睡梦中,都不曾停下来过。

我扭头跟他郑重地说了句“谢谢!”然后走回了车旁,而没有跑。

启动车子时,我问女儿,你平时是不是被妈妈催得很烦?

她说,也不是烦,就是有点心慌有点赶,感觉被你推着跑,这一件事没做完,你下一个指令又到了,就像在学校里,手里的试卷还没写完,老师又发了新的,但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。

她的手心里聚积起来,继而又被她一把一把地撒向身旁的茶篮里。原来齐己和尚把采茶形容为“并手摘芳烟”是有道理的,小姨不正是把那芳香的绿烟双手抱揽入怀,再轻舒广袖,让这缕芳烟沉入舒适温暖的篮子里吗?她身旁的茶篮很快就绿烟堆满、茶香四溢了。

我和妹妹采茶的速度就慢多了。开始还好,嚷嚷着做这件事最解压了。妹妹和我一样做着“孩子王”,每日里和各式各样的孩子斗智斗勇。我们开玩笑说,从熊孩子们身上带来的那些烦恼,都被这清凉的雨带香的风给冲淡了,觉得整个人都是清爽的,可以天长地久地在这片绿野中采摘下去,说不定遇到个仙人也来采茶,我们像那个“烂柯人”一样,看来一篮茶叶的功夫,几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。我们是达不到“并手摘”这个境界的,只能是一手稳住茶树枝,一手掐采,好不容易采到一小把,如获至宝般俯身弯腰,小心翼翼地送入茶篮里。采了半天,也只是在茶篮的底部薄薄铺了一层,果然是“绿嫩难盈笼”呢!我俩自嘲地说,摘多摘少都不重要,开心就好。

时间一长,最初的新鲜过去了,我们渐渐感觉到手酸,脖子酸,腰也酸了。不一会儿,长着一身花的长脚蚊闻着汗水味儿“嗡嗡嗡嗡”地在眼前乱窜,

任我们双手拍打、举着枝条挥舞都赶不走,脚上、手上、脸上,凡是皮肤裸露的地方,都留下了花蚊子的“芳踪”,只觉得一身上下无处不痒,不得不停了采摘,到处抓挠。

小姨在一旁看得好笑,我们惊诧地问她为什么没有挨蚊子叮,她缄口不言,脸上显出莫测的高深来。一直等中午回到家里,她才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:“蚊子的事不能说,不说它不来,一说不得了!”我和妹妹哭笑不得,原来就连这采茶之事,高境界处竟也是玄学啊!

采来的茶叶被倒入宽大的簸箕里,那一缕缕刚从山上采回来的“芳烟”,带着晶莹的雨珠,堆叠成了一朵青翠欲滴的绿云,引人遐思:也许乘上这片绿云,便可以穿越千年,去和陆羽论论茶道,尝一杯这位茶仙泡制的仙茶!

小姨说把茶叶倒进簸箕里摊开,是为了不让它们“发烧”。也是,整日里淋着雨,就是人也容易感冒发烧的,更别说这些长出来不过五六天的嫩芽儿了。小姨听我们这样理解“发烧”,忙辩解说她讲的发烧是发热,我们笑着异口同声地回应“我知道啊”!小姨正色说,没制过的新茶叶堆在一起,沏两天就会变黄,茶的味道就全变了,到那时再怎么烘炒也没用,谷雨茶珍贵得很,好容易冒雨采回来,须

得好好珍惜才对的。

实际上,小姨是婆家的小姨,她是我婆婆最小的妹妹。婆婆当年也是采茶的能手,只是她老人家已在两年前辞世,就葬在我家曾经的茶园旁边。我仍记得第一次跟婆婆到茶园里采茶的情景——身材娇小的婆婆背着竹编的大背篓,细心地教我怎样剔除老叶子,怎样掐取嫩芽儿,她的手虽是短硬粗糙,采摘时的灵巧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影视镜头里的采茶姑娘,采下的茶叶被她一把一把扬入身后的背篓里,大大的背篓小小的人,被簇拥在茶园氤氲的茶雾里,画面犹如童话故事一般浪漫唯美。婆婆用过背篓、簸箕,甚至连她采茶时穿过的水鞋都还在,她却已长眠地头,永远不会再挥动双手飞速采茶了!望着眼前簸箕里的茶叶,感叹着物是人非,我不禁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临别的时候小姨说,得空再回来采一些吧,谷雨前后一星期都是采茶的好时光呢,这几天不采就得等到明年才有好茶叶了。是的,“地远劳相寄,无来又隔年”,齐己在感叹友人情深意重,把一年只得一次的好茶远寄到自己手中;而我想把诗歌改为“地远莫相寄,归来不隔年”,唯愿每年我都能归来采茶,这样便可以一年一度,总能撷取到这故土的芳烟了!

美在民间

并手摘芳烟

□张文燕

“春山谷雨前,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笼,清和易晚天。”这是唐代的齐己和尚为了答谢友人赠送谷雨茶而作的《谢中上人寄茶》。烟雨迷蒙的山谷,轻烟般清丽的嫩茶,一双灵巧的纤纤玉手在茶叶间上下翻飞,如翩跹的蝴蝶一般。只是这时的茶叶那么细嫩,摘了很久很久也难以装满手中的茶篮,而暮色,已悄然笼罩了这迷人的水墨画卷。看来,从古至今,谷雨采茶都是一件很有雅趣的事呢!遗憾的是今年的谷雨是周五,上班一族无法去体验这一雅趣。我们只得在谷雨第二天,才急忙开车回老家采茶叶,权当是推后一天过谷雨了。

既然“谷雨”本意为“雨生百谷”,有雨是正常的,细雨更为茶园添了些朦胧之美。我和小姨、妹妹冒雨而往,当然了,我们随身带了雨伞,准备雨下得大时撑开来遮蔽一下,不至于被淋得太狼狈。这样的细雨是舍不得用伞去挡的,就让它飘飘洒洒地飞在草木上、发际间、衣褶中,湿湿凉凉的舒服得很。我们把茶篮放在茶树下,免得它撩起茶叶上的水珠来,把鞋子、衣袖都沾湿了。

青翠碧绿的茶树上,新长的枝芽还来不及完全变绿,微微泛出些赭红色。我们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轻轻一拉,它就完整地被摘下来了。小姨是采茶的高手,双手在茶树间飞快地跳动,那些蘸饱了春雨的嫩芽很快在